

左傳經世鈔

左傳經世鈔卷之七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楚商臣弑成王

初楚子將以商臣爲犬子訪諸令尹子上。

杜闕勃○人之訪問非有

虛心決疑而姑以問人實自斷於志者此類是也○禮云既斷於志復以問人者莫人言之有合於已也及其不合則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杜謂自行矣。子而又黜。楚國之舉恆在少者。立少非正然在楚爲犬子而語料定。楚國之舉。恆在少者。論楚則于上之言。爲老成持重之見矣。且是人也。蠶目而豺聲。忍人也。此與宋文帝

同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杜商臣而黜太子

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此何事也而使告其師潘崇曰

凡為太子置師友必擇端方貞誠德望夙著者。後世徒

選文學之士亦多致敗。況使智術變詐之人與居乎？

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教而勿敬也。杜成王妹

記以為成王妾。○此與公孫產之走吳起從之。江芊怒

樹異而用意之。漢險則同。令人無摸索處。從之。江芊怒

曰：此何事也？而使江芊知之乎？宋呼杜發役夫。杜賤宜

君玉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其本文熙曰：婦人容易見告潘

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杜事曰：不能能行乎？先設

端以換之。教人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杜謂君君之罪莫

弒父。然難開口。曰：不能能行大事乎？至此逢君之罪莫

有大於崇者卻仍文以
嘉名亦見開口不得處
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

藏甲最為不空如承
乾作逆弊皆由此承
王請食熊蹯而久將有外救

弗聽商臣潘崇不聽成王食熊蹯而鍾會
丁未王縊謚

之曰靈既弒君父猶汲汲於加惡謚魏鶴山先生
不瞑

曰成乃瞑猶嫌惡謚真可謂好虛名矣又何怪乎李東

陽之頻歎而求文正也魏禮曰秘史載司馬溫公作

公起持筆跪而言曰陛下穡德多矣臣顯可

取筆不可奪遂不見觀此則或有然者也
穆王立以

其為犬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杜官

官○潘崇令終不及成

濟張衡之禍無天道矣

三傳歷代少文

胡安國曰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長而楚國之舉常在少者黜兄立弟謀及江芊宜其敗也

魏禧曰按楚成在位四十餘年未嘗有大過舉其不殺晉文及使子玉去宋等語頗有人君之度而遽遭祿山朱溫之禍何哉蓋廢立不定必生大亂古今一轍故雖以宋文帝之恭儉隋文帝之厲精而不免於子禍也商臣惡同楊廣潘崇奸過楊素不必論矣楚成欲黜不黜犯周史譁誅之戒又使商臣得聞江芊得知蹈大易機事不密之殃宮甲之變雖曰天數豈

彭士望云
成王顧命
陳兵召大
臣萬世榜

非人事哉余嘗謂隋文子禍內成於獨孤氏外成於
楊素其失甚明每讀史至召勇一節獨恨文帝之當
忍而不忍柳述元巖之疎而無謀也當廣逼陳夫人
時帝將廢廣立勇止呼述巖而不及素蓋明知素為
廣之私人而疑之矣不然素固當時第一重臣朝廷
他事無所不謀而此廢立大故乃不與聞哉禮云前
之廢勇
立廣素為謀主矣今欲
廢廣則疑素不待辨也此時述巖當為帝謀一面召
廣至榻使陳夫人質正其事禮云面正又足明陳一
夫人之讒否妙妙
面召素詣宮數其廢勇立廣之罪片刻竝誅然後審

知樣不可不

元金元

三

擇所立則大事定矣當時君臣咸知素為廣之歿黨而帝漫然曰召我兒述巖泰然出閣為敕書致素得聞之以成其謀身囚主弒豈不哀哉夫利害之際間不容髮韓魏公出空頭敕貶任守忠雖歐陽文忠共事而不知撤簾之舉雖富鄭公共事而不知蓋誠有所不得已於此也從來廢所已立苟非漢東海唐淮陽之賢其勢多出於弒逆而必有為之謀主者熊蹯之禍出於潘崇雀鷲之變成於田不禮欲廢廣而不備素豈有濟哉宋呂端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

彭士望云
非太平時
雖鎖閣猶
有患

犬子而鎖王繼恩於閣所謂能斷大事者矣或謂遽
殺廣素疑於犬忍如胡寅所謂廢廣出外熟議所立
素不從則請降詔旨以軍法從事不更仁至義盡乎
曰廣當君父危篤而逼其寵姬歿有餘罪素害一犬
子一王專權亂法殺之豈為過季多以一言而誅叔
牙國家大事未可以儒生姑息之見參也使如胡氏
之說從容會議則廣素之謀合而反噬之勢成矣金
人云待汝議論成時我已過河真可為儒者一大鍼
砭也

孔尚典曰按前年商臣譖殺子上今年弑王舉朝皆其黨所以圍宮而無一人救也楚成有賢臣不能用而反殺之其見弑不亦空哉

彭家屏曰商臣蠡目豺聲而弑父越椒熊狀豺聲而叛君後世如王敦劉劭均有異狀人性皆善而惡人之生其貌便殊造物賦形之故有不可解者○賈大傅曰天下之命懸於犬子犬子之善在早教諭與選左右習與正人居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此真立國之

本萬世不易之論潘崇奸謀小人楚成使爲犬子之
傅其生亂也宜哉

狼曠歿彭衙

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

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主官無地。名御戎。狐鞫居。杜續

爲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地今陝西白水縣。秦師敗績。晉人

謂秦拜賜之師戰于殺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

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

狼曠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先

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曠怒其反。曰。盍歿之。此時人輕

笑。曠曰。吾未獲歿所。其反曰。吾與女爲難。杜續欲其軫曠曰。

非元帥
故其公時
于彭

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杜明堂祖廟也。所以
士不然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杜共用成國用
得升。然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杜精義之言吾
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空。乃
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杜屬已兵馳秦師。成
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臆於是乎。君子詩曰。
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
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魏禧曰。先軫死而狄敗。狼臆死而秦敗。故古之爲師
必有死士也。始戰而有致死之人。則敵人出其不意。

必驚而怯吾之軍必有恃而勇矣

孔尚典曰狼暉以不用而欲歿先軫以無故而黜勇士皆為過矣然人所以竭力歿報不自於感恩過厚即由於抑激思奮使狼暉不黜右當未必能以歿陷陣也

此維屏曰
此文以幸
額有勝

躋僖公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

杜預

躋僖公逆祀也

杜僖是

嘗為臣位應在下今居閔上故曰逆祀

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

杜宗伯掌

禮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

杜新鬼僖公既為兄歿時

年又長故鬼閔公歿時年少弗忌明言其所見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

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

接禮字下發

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

杜臣

繼君猶于繼父林祭於宗廟不以于先父食

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

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

杜帝乙微子父厲王鄭桓公父

二國不以帝乙厲王不肖而猶尊尚之○邵寶曰宋王者之後其祖帝乙禮也鄭諸侯而祖天子謂有功也有功而廢禮可乎魯之郊禘非禮也鄭祖亦云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

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後稷親而先帝

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

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杜文

仲知柳下惠之廢六闕杜塞闕陽闕之屬凡六闕妾織

賢而使在下位言三不仁也作虛器杜謂居蔡山節藻

蒲其與民爭利杜三不仁也作虛器杜謂居蔡山節藻

故曰縱逆祀祀爰居杜海鳥曰爰居止于魯東門之三不

知也仁兩引詩之後即接仲尼曰而下以六事竝說以不

論此突出臧文仲
不仁不知尤妙

魏禧曰宗伯主躋僖之議而夫子以罪文仲故知爲
相極難凡人之功罪皆身與焉○此理明而猶有以
興獻入太廟加武宗之上者何與○按僖公之事見
於春秋者功不勝其過敗邾于偃是棄盟也禘大廟
致夫人以哀姜則淫亂正以成風則妾亂嫡也及夫
人會齊侯于陽穀季姬及鄆子遇于防是敗男女之
防也言損威則淮之會見執於齊升陘之戰甯懸魚
門矣言勞民則非時新作南門矣言棄華即奪則以

楚師伐齊取穀會楚子圍宋盟宋矣過寵季及刺公
子買則失君即位以來不朝周出居之禍不勤王宰
周公之聘使公子遂兼二事以報則失臣而泌宮泮
水駟諸篇以浮誇溢美之辭聖人不刪而竟登於頌
何歟夫子謂言偃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魯而有頌於郊禘何譏焉夫僭竊之事虛誕之辭皆
春秋所惡而於詩獨否亦豈存其事以示譏如春秋
所書郊禘之義耶

秦伯三用孟明

秦伯用其
敗之將可

秦伯猶用孟明

余嘗論古人文字之簡若在字句古與費解處求之則簡非難事矣全在平常

謂奇兵五

明白語簡得來方見筆力因舉左傳此句論之只猶用

羽乃變活

二字將孟明前此為三敗之將秦伯用三敗之將他人

兵為備攻

不能而秦伯獨能用不知者怪異知者驚服此五種

趙襄乃變

情事和盤托出又一毫不費解注乃真簡真筆力也尤

迎敵為避

妙突然而用作孟明增脩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

敵三人皆

起句妙絕

是第一賢

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避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

人第一能

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

孟明增德

三年夏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

而成于決

杜俱晉地○

并解秦子

澄城

秦改行而

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

宣子知其

東大陽縣西

長陳故曰
備德考厥
敵之本也

乃作魚十金三

卷一

十一

封埋也。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

也。舉人之周也。杜周徧也不偏一惡棄其善與人之杜無一也。孟明

之臣也。其不解懈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

能舉善也。杜公孫枝舉孟明者詩曰：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

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杜詩國風言沼沚之芣至薄猶米以共公侯以喻秦穆之不遺

沼。小善釋方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杜詩大雅美武王能遺美仲山甫

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杜詩大雅美武王能遺其子孫善謀以安成子

孫言子桑有舉善之謀

姜寶曰：史記稱穆公作誓，在今取王官封殺尸之後。

蓋其親見殽尸露骸暴骨之慘不勝悲痛封掩之而作誓言自是遂不復東征誓言終能踐矣若敗殽作誓而復有彭衙以後等役殘民不已不應自食其言至此

謝文游曰穆公猶用孟明非全副識力全副度量不能在朋友猶難之況君臣乎後世人才偶遭蹉跌而陷重典或遂終身廢斥者誠不幸哉人之才誠有始愚終智者然其人要為有本領有骨力但輕浮之氣未除必經歷挫折而後力沈氣靜始可以就大事用

人者奈何一再詿誤而遂輕棄絕之使國家不收真才之用人材抱枉抑之痛耶蘇軾初中程英宗即欲授知制誥相國韓琦曰軾之才遠大之器也他日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而用之然後進用則人人無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士未必以為然適足以累之也乃授直史館軾聞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夫知制誥乃軾所優為韓公猶且慎重恐為軾累矧關係安危之事輒用未經煅煉之人及其不效又不能推法外之意以

原之豈非草芥人才耶若韓公者不但愛人以德正為國家惜才又為國家造才者也

魏禧曰趙成子言必避秦王官之役晉人果不出矣然成子既言之後秦未取王官之先先且居乃會諸侯伐秦取汪而秦師既還晉人伐秦取邠敵來而謀避之敵未來而先伐之以挑其師敵去而再伐之以厚其怨於成子本謀不大乖乎曰此晉人拘宛春復曹衛退三舍之故智也秦未來而先伐之者所以豫為避秦之地秦既去而更伐之者所以艾其避秦之

舉何以言之蓋不出以避其銳所以守勝此謀已先
定於胷中然恐諸侯輕之故乘其未發姑會諸侯薄
伐以張其威是以取汪及彭衙而還也及後不出則
若使秦之為報汪之役者曰我既再敗秦又率諸侯
伐之吾姑不與較焉以謝之可也於是以避彊之心
而為脩德之名此所以為晉人之讓也然則成子曰
懼而增德不可當矣興師伐之不虞秦人遽出而發
其憤乎曰出其不意而伐之及彭衙而遽還晉人固
以知秦之不及出矣然則復伐秦圍邠何也曰亦所

謂薄伐以張威也晉既避秦秦人之憤已洩必不更出師以與晉角縱令出師非復昔日之銳矣

彭家屏曰孟明欲報秦而重施於民卒有王官之捷晉悼欲抗楚而謀息其民卒成三駕之功師克在和人和者用兵之本也

甯嬴知陽處父之敗

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

杜晉邑汲郡脩武縣

甯嬴從之

嬴逆旅大夫

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書曰

周書洪範

沈漸剛克高

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夫為剛德。猶不干時。

杜寒暑相

順。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

林言過其實

犯而聚

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

林離麗也附人者不可不

知是以去之。

杜為六年晉殺處父傳

彭家屏曰書之稱舜曰溫恭允塞言其和粹形於

外而誠實積於中也又詩之稱申伯曰柔嘉稱衛

文曰塞淵可知聖賢之所尚其旨同矣反是而剛
以自張華而鮮實本之不修末將焉救怙氣者召
殃清言者賈亂覆轍相踵如出一途卓哉甯子之
言誠千古龜鑑也

晉人立靈公

晉襄公卒

郭登曰桓文既沒齊孝不能纂桓公之烈致宋楚交爭而晉襄能繼文公之業戰殺以却

秦敗箕以翦狄伐許以離楚一年之畧焉靈公少

林襄公之子晉

人以難故欲立長君

林立少君恐有難

趙孟

杜趙盾

曰立公子雍

杜文公子襄公庶弟杜祁之子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

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爲難故故

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扞矣賈季

林狐射姑

曰不如立

公子樂

杜文

子辰嬴

杜懷

嬖於二君

何談語廉恥喪盡

立其子

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

文公諸子
俱通他國
不知何故
豈不害事
公子之策
猶未除耶

爲二嬖淫也。爲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

林仕於陳之小

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

以君故讓偏姑而上之。

杜偏姑。姑姓之女。生襄公爲世子。

以狄故讓季

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爲

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爲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

不亦可乎。

如必立長則莫適公子雍矣。

使先蔑

伯士會

隨如秦。逆公

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

是何舉動。此人可殺。

趙孟使殺諸

郟。

殺之。亦過。

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

杜本中軍帥。易以爲佐。

而知其

無援於晉也。

杜少族。多怨。

九月。賈季使續鞠居

杜孤氏之族。

殺陽

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

伯賈季奔狄宣子使史駢送其帑杜宣子以賈季中

尚典曰賈季奔狄宣子不送其帑彼將懷怨而盡狄人

以亂晉故荀林父於士伯雖曰同寮之誼亦以本國大

夫知本國虛實不市恩以感其心是自樹敵於鄰國也

賢君於去國之臣必先於其所往三年而後收田里此

待臣之禮而即安國睦鄰之至計矣○禧按漢之李陵

以處置過甚成莫反之勢此論最有關係經國者不可

不知夸之蒐杜夸晉地賈季戮史駢林戮誅也凡史駢

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史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

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林敵猶對也若在後

夫子盾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

左傳卷之五十五 宣公二年 宣公二年 宣公二年

左傳卷之五十五 宣公二年 宣公二年 宣公二年

親扞以防
少氏之
寇萊公子
丁謂過而
使家人繼
博意同

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

杜牧季家欲以除怨宣子將復怨吧是孟仇

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七年秦康公送公子雍於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杜襄公夫人曰：「抱大子以啼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穆嬴大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

嬴且畏偪

林畏國人以大義來偪已

乃背先蔑而立靈公

即大子于鼻

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

軍

杜英鄆將上軍今居守故佐獨行

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

戎津爲右

杜先蔑士會逆公子雍前還晉晉人始以逆雍出軍卒然變討立靈公故車右戎御猶在

及董陰

杜晉地

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

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

善謀也遂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

潛師夜起

杜蓐食早食於寢處也林潛師銜

戊子敗秦

師于令狐至于剗

杜從剗首去也令狐在河東反若胡首當與剗首相接○令狐今山

西狩已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材父止

之曰夫人犬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此識大體知時變之言然

林父何以不告於議迎之日且不以告宜子而私告幾

林父為不忠矣○林父是有見識無力量人郊之敗於

此可以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禍及攝卿以往可也

想見晉卿言但使大何必子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

夫攝卿以往亦可林父之言最為有見凡受人之託既

盡心乎孔之達曰託此事又必度託我者果能終託於

我而後任之不然未有不中欺者陳平弗聽為賦板之

周勃不速斬樊噲恐帝後悔正是此意弗聽為賦板之

三章杜察乎倍二八年林父將中行先蔑將左行故

云同為又弗聽先蔑再弗聽只是貪迎立之功耳人無

寮寮而喜功名貪爵賞者往往如此士會

不見意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白爲

同寮故也若在是聽而快之矣安得有此厚道乎士會在秦三

年不見士伯杜先其人曰能亡人於國杜言能與人不

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杜俱有迎公非

義之也將何見焉林言同罪故同奔非慕先蔑為及歸遂

不見杜責先蔑為正卿而不匡諫且俱出奔惡有黨也

迹不見則矯枉過直矣狄侵我西鄙公使告於晉趙宣子使因賈

季問鄆舒且讓之杜鄆舒狄相責讓其伐魯問勞也鄆舒問於賈季曰

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

也杜冬日可愛
夏日可畏

魏禧曰立君得失此皆可鑒凡君歿主幼大臣易於爭權爭權必始於持異議況廢立未定尤禍本所伏當國者宜十分著意○夫人太子在而外求君林父之言是已即國家多難當廢嫡立長未有不與君夫人定議而遽廢立者穆嬴義正情切宣子所以畏備而反前舉也然前舉既誤靈公又不得不立而秦送雍至當何如嚴兵以待於竟則直言君夫人之故委曲以謝秦人公子雍而已矣始不謀之夫人而終以

詐擊秦師盾之失為已甚也○嘗考吳王休寢疾以子寧託丞相濮陽興及休卒吳人以蜀新亡欲得長君與與張布說朱太后立烏程侯皓后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宗廟有賴可矣皓遂立故曰未有不與君夫人定議而私廢立者也

邱維屏曰觀晉夸董之蒐及立君事則卿大夫各分黨矣此即三家分晉之漸也傳於私黨分爭時恰有史駢送賈季帑荀伯送先蔑帑二事點綴之殊有生色

秦晉戰于河曲

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

杜晉邑○今狐

理故八年秦伐晉取武城晉猶不自省取少梁以報之

秦復伐晉取北微晉不敢報而今又伐晉取羈馬蓋秦

之憤恨也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杜林父郤

缺將上軍杜代史駢佐之杜代欒盾徒本將下軍杜欒

代先胥甲佐之杜胥臣于范無恤御戎杜代以從秦師

于河曲杜在河東浦坂縣南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溪壘固軍以待

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

新出其屬曰史駢杜史駢趙盾屬大必實爲此謀將以

凡軍中有
勳威然紀
龍臣最是
敗事

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

杜側室支子
穿趙風庶孫

晉君之壻也。有

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與駢之佐上軍也。若

使輕者肆焉。其可。

林言若使輕兵暫往攻之而
速退則激怒趙穿可得一戰

秦伯以

壁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

及。

杜上軍不動
趙穿獨追之

反怒曰。裹糧坐甲。

林坐甲戰士被甲不
得復臥坐而待敵也

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

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

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

杜司馬法曰
遂奔不遠從

綏不及。遂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然則古名
退軍為綏。秦晉志未能堅戰。短兵未致爭。而兩退。故曰

戰謀未定
以一身而
皆出不慮
畏師辱國

何乎然
亦之言又
似先軍謀
者宜何如

文

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愁也。

杜愁也

明日

請相見也。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於此

又悟為使之理。國策知。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

門呼曰。歿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

無勇也。乃止。

穿出而皆戰穿呼而皆止宣子之帥為無紀矣其不為荀林父之敗邲者幸耳秦

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晉邑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

塞。

杜詹嘉晉大夫賜其瑕邑率衆守桃林以備秦○桃林即今潼關

金履祥曰。秦晉亟戰而楚霸矣。晉主夏盟而君幼國

偷軍謀不一。其始見于河曲之戰。其甚見于邲之敗。

陸粲曰傳稱隨武子之德甚盛然士會奔秦避罪而
已軍旅之事辭勿與知可也遽以國情輸之而為籌
畫焉此其所見視公山不狃尚遠不遠仁者固如是
乎

謝文游曰以士會之賢豈不及弗擾其意益欲求復
於晉故稍示其謀於秦使晉知之懼而圖復然士會
亦見晉同僚有人國尚可為故爾若晉卿皆妬則死
心於秦矣可見執政愛材賢人雖散而復聚○禧按
此論亦佳然士會教秦挑戰亦無大利害

晉人復士會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

林晉以前年士會為秦畫計故夏六卿相見於

諸浮。

林晉地

趙宣子曰：隨會。

林即士會

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

矣。若之何。

大臣當國用心如此當與復椒舉同看

中行桓子。

杜荀父

曰：請復

賈季能外事。

林能任在

且由舊勳。

杜有孤偃

卻成子。

林即

缺

曰：賈季亂且罪大。

杜殺陽處父故

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

而不可犯。

林不可犯以不義

其知足使也。且無罪。

林其奔秦以迎子雍之故

非其乃使魏壽餘。

晉守魏大夫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

執其帑於晉。

執壽餘帑

使夜逸。請自歸於秦。

林壽餘請以私邑自歸降於秦

鍾惺曰：李斯諫逐客即此意。

左傳經世鈔

卷七

晉士會一

三

講文浩曰
士會辭計

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杜躡士會足欲使行○秦

能得意而須偽叛以履足耶○禮杜交兵時通信使豈遂不

云當是先已通謀臨事更履足耳杜秦伯師于河西取魏

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

與之先杜欲與晉人在秦者禮云溫禮使士會士會辭曰焉之辭

王款入朝祖此其臨行數入禮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

涕泣與此語亦是異用禮同禮衛禮言晉人無信恐不降

效妻子爲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禮而挾我以去若不從

晉人之言則必爲所殺而魏不降則秦又將誅吾妻子

此無補益於秦之事舊注未妥○此人做事極把穩此

已見其禮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

繞朝杜大夫贈之以策杜馬杜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

鍾惺曰無
此一段不

又曰士會
前以激穿
入取要晉
此又以辭
要秦此一
要尤巧明
明說出不
懼秦伯也
疑只是等
待秦伯也

精神不波

用也。

示覺其情而已謀適不用是既濟魏人謀素報而

還。

杜喜得士會

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

林歸士會妻子於晉其處秦不

歸者別為劉氏○丘維屏曰傳此語為范氏無後於晉言

吳正名曰趙宣子患才為敵用何不隨賈同召而煩卻荀之異同乎曰意出亡而召當亦不易如士會之事已見故寧擇其尤賢者與

賴韋曰河曲之戰晉軍機皆為士會燭破故宣子之患獨在士會特將賈季陪說耳且賈季在狄難形未見而國有亂人惟恐去之不早此正所謂天去其疾

者豈得復召之耶吾故曰召亡即易宣子必不復歸
賈季矣

魏祥曰以艱澁文淺陋不可窺也以淺陋文艱澁尤
不可窺以虛作實不可料也以實作虛尤不可料故
藏庚南郡者宣言於衆曰此間便是作神奸於京師
者財貨充物人問何以能爾曰一味至誠皆士會辭
行之意也

邾文公遷繹

邾文公卜遷于繹

邾今兗州府鄒縣繹在鄒史曰邾太

龜卜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
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
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歿之短長時
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
君子曰知命文公之卒恰逢此時史言不利亦是知文
公氣數當盡耳豈不遷則不歿哉然此等
以為知命亦須君子方識得若庸
俗人則以為不信卜筮自取歿矣

魏禧曰達識明論千古可師○按文公即用鄒子于

社者何其縣絕如兩人也或謂此等人左氏以知命許之甚謬豈邾弱宋強令之而不能違抑其後有悔心而進德又或將歿而言善耶君子錄其晚蓋可也彭家屏曰天降下民作之君天之命君以爲民也君民一體未有民利而君不利者亦未有民不利而君獨利者也邾文不從卜史之言而決于遷繹可謂明達矣至命之短長數也龜筮亦以數之已成者告人耳豈闕繹之遷與不遷哉

穆伯卒

文公七年穆伯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娣聲已。生惠叔。杜穆

伯公孫教也。文伯殺也。惠叔難也。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林穆

聲已當繼則爲襄仲聘焉。林即公于遂教之。從父昆弟。冬徐伐莒。莒人來

請盟。杜見伐穆伯如莒。涖盟。且爲仲逆。及鄆陵。杜莒登

城見之。美自爲娶之。前乎此者有新臺。後乎此者有壽邱。臧蕪納龜亦祖此世。未有尤而不效者。故君子慎作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

之。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

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

仲舍之。杜舍不要公孫敖反之。雖反無及矣復為兄弟如初。從之。

文公八年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已氏焉。文十年穆

伯之從已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于莒。而求復

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林襄仲使無朝于君穆伯

急于復國故聽無朝之命既復國而不出終寢于家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

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穆伯有此賢子孫許之。文伯卒

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九

月卒于齊。告喪請葬。請歸葬于魯弗許。文十年齊人或為孟氏

謀。杜孟氏公孫敖家慶父為長庶故或稱孟氏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

杜堂阜齊魯竟上地魯必取之從之卞人杜魯卞以告

師棺不殯示無所歸杜教卒則惠叔請之至今立於朝以

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

喪爲孟氏且國故也杜爲惠叔毀請且國之公葬視其

仲杜制如慶父聲已不視惟堂而哭杜聲已惠叔母怨

教喪以惟自襄仲欲勿哭杜怨教取其妻惠伯曰喪親之終也

雖不能始善終可也杜處骨肉親戚史佚有言曰兄弟致

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

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

左傳經世鈔文十卷七穆伯卒二三

其二子來

杜 莒所生

孟獻子

杜 仲孫蔑之子

愛之聞於國或譖

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

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於

句杜 反古侯 顛杜 其幸 一人門於戾丘皆死杜 句 顛戾丘魯邑

之而或林 蓋欲致或以明其無欲殺獻子之心○二子

有至性人或之得所其狼睥之義乎○孔尚典曰獻子

既不信護即當取讒人誅責之呼二子慰諭之何為告

季文子二子聞言自囚於獻子之門請罪可也何為輕

生兩失之矣

胡安國曰公孫敖慶父之後行又醜矣出奔他國其

卒與喪歸皆書於策許翰以為文伯惠叔二子之哀

誠無已也故魯人從其請國史記其事仲尼因而不
革者以教著教也易曰有子考无咎周公命蔡仲曰
爾尚蓋前人之愆

魏禧曰以教奪妻之怨而惠伯猶勸其和可以知兄
弟之情以教不悛之惡而魯猶歸其喪可以知父子
之道

楚滅庸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杜：戎山，今阜山，西南境之山。師于大

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邱，以侵訾枝。杜：大林、陽邱、訾枝皆楚邑。庸人

帥羣蠻以叛楚。杜：庸屬楚之小國。今鄖陽府竹山縣。麇九倫人率百濮

聚於遷。杜：遷，楚地，百濮名。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

杜：備楚人謀徙於坂高。杜：楚以羣蠻共叛，故謀徙於坂高之險地以避難。蔦賈

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

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首濮離居，將

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

之十金去

二八

邑以徃振廩同食杜往往伐庸也振發也

西界使廬戢黎杜大夫杜侵庸及庸方城杜庸地上庸庸人

逐之囚于楊窻杜戰黎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

不如復大師杜還復杜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杜夫潘

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

蚡冒所以服陘也杜蚡冒楚武王父陘地名又與之遇七遇皆

北唯裨條魚人實逐之杜禪條魚庸人曰楚不足與戰

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駟會師於臨品杜分爲二隊杜駟傳

品地名隊部也兩道攻之

于越自石溪子貝自仞杜于越關椒也于

入庸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楚之黨羣蠻從楚子盟。

杜蠻見楚強故

○庸之黨益離遂滅庸。

金履祥曰：楚莊初年內有鬬克公子燮之亂，外有庸麋之難，而卒以霸禍患之有益于人國如此。

穆文熙曰：為賈之謀以弱為強，師叔之謀以強為弱，皆兵法也。

宋襄夫人殺昭公

彭士望云
聞齊商人

之風又如

一倍此齊

田之備也

寫出炭情

厚貌籠絡

機權

宋公子鮑杜昭公庶弟也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故

時者事之藉也。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

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

不恤也。全是收拾人心之術公子鮑美而艷。襄夫人欲通之。杜鮑

母而不可。杜以禮自防乃助之施。襄夫人乃襄王之姊考叔

襄王之弟也則襄夫人之年老可知乃欲昭公無道。國

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杜督為右師。公孫爰

林目為左師。華耦為司馬。鱗矐古亂反為司徒。蕩意

諸爲司城。公子朝爲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

蕩之子應代父

請使意諸爲之。

杜壽之子

既而告人曰：君無

道，吾官近懼及焉。

杜禍及已

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

姑紆歿焉。雖亡子，猶不亡族。

杜已在故也

○禧按此時無告老謝事之法而必

須殺其子耶。○陸榮曰：愛其官而弗愛其子，世衰道微

士之懷寵而不知去就也。乃至此乎。○穆文熙曰：公孫壽是舉疑于知難，然使文公惡意諸之歿而并逐其族

以及其父，則其難不尤速哉。人臣固隨分以明節可也。

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因田而殺亦猶范宣子使樂盈城著而逐之也。

司馬懿誅曹爽亦如是。

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

曰：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杜君祖母諸侯祖母之稱謂衰

夫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歾士望

語媿殺古今降王○數語甚朗似盡以其寶賜左右而

使行呂頌知禍及亦以寶器散堂夫人使謂司城去公

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士望云一語媿冬十一

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

殺之杜襄夫人周襄王姊故蕩意諸歾之書曰宋人弑

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杜始例發于臣之罪今稱國人故

之罪自宋昭至齊莒書法皆變蓋自文公即位使母弟

須爲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爲司馬杜意諸

左傳卷之七 金六 卷七
魏禧曰得失可鑒

彭家屏曰襄夫人年七十餘而通公子鮑武后年及八十而設奉宸府皆妖物異事

鄭子家以書貽宣子

晉侯蒐于黃父

杜晉地名黑壤

遂復合諸侯于扈

鄭地平宋也

不能討其篡弒之罪而姑平宋以立文公

公不與會齊難故也

齊伐我

書曰

諸侯無功也

杜剝欲平宋而復不能

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

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

杜執訊通

以告趙宣

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

於敝邑以行

杜行朝

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

得與蔡侯偕

杜宣多既立穆公恃寵專權

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

蔡侯以朝於執事

杜減損也難未盡而行言汲汲於朝晉

十二年六月歸

生佐寡君之嫡夸。

杜歸生子家名夸大子名

以請陳侯於楚而朝諸

君。

杜請陳於楚與俱朝晉

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歲

陳事

成前好

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於君。往年正月

燭之武往朝夸也。

杜將夸往朝晉

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

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

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於襄而再見於君夸與孤之

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

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

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

林音蔭古字聲同皆相假借言鹿死不擇蔕蔕

穆文熙曰鄭人之言婉而有理中有不盡之威所以
晉人屈服

邱維屏曰文字到樸直無文處乃是至文左傳中如
此文絕少

叔仲惠伯之歿

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

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

杜惠伯也

不可

凡有奸人秉政欲行廢奪之事

吾既以為不可則必思有以處之徒以口舌爭而優游

不斷接事不密則坐以待君弑身歿而已矣觀襄仲之

當義故聖人淡有取也仲

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

立維屏曰春秋重誅冬十月仲殺

新立而欲親魯許之

杜惡大子

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

惡及視而立宣公

杜惡大子

命召惠伯杜詐以

曰歿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歿非君命何聽

宣公二年 叔仲惠伯

千古定論後之君子弗聽乃入。此與伍尚之友不同尚多不達此可為痛惜

甫嵩知偽詔而持赴之不聽長史梁衍忠殺而埋之馬諫之言皆所謂愚忠誠意而不致知者。

矢之中。杜惠伯不敢書殺惠伯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夫人姜氏歸于齊。杜惡視之大歸也

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